

雪垠創作集第四種

# 記盧鎔軒

姚雪垠

懷正文化出版社

雪垠創作集之四

記盧鎔軒

魏雪垠著

懷正文化社出版

---

雪 垠 創 作 集 第 四 種

記 盧 鎔 軒

---

著 者 姚 雪 垠

發 行人 劉 同 縝

發 行 所 懷 正 文 化 社

上海江蘇路五五九弄九十九號A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八 月 一 日 初 版

---

正 元

每 冊 定 價 國 幣

# 一

一粒種子如果撒在肥沃的土壤中，牠便會茂堂堂的長起來，開鮮花，結好果；如果撒在多沙，多石，多荊棘蔓草的薄地上，牠縱然努力掙扎，也難以長得茂盛。我的朋友盧銘軒先生就是撒在薄地上的一粒優良的種子。他懷着一個燦爛的夢，寂寞而倔強的掙扎着，已經差不多二十年了。

盧銘軒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發明家，然而却没有出名。不但沒有出名，也很少真的知音。因為他孤獨，所以他很需要得到朋友們的真正瞭解，鼓勵和安慰。平常他是謙恭而沉默的，但每當同朋友們提起來他的獨軌車，黃河連環堤，水利計劃，他立刻精神煥發，站在地上，比手畫腳，渾身動勁，嗓音宏亮，滔滔不止的大談起來。當這時候，你

會吃驚他對他自己的事業竟會是那樣熱情，對他自己的理想竟會是那樣堅信；你還會吃驚，在他那瘦小的身體內面，生命力竟會是那樣充沛！他有一雙平常的眼睛，眉毛也過於稀薄，乍然看起來他好像不是一個具有絕大魄力和能夠深思的人。然而當他對你談着他的獨軌車和水利計劃的時候，他的眼睛穩重的跟隨着他的手勢和感情，一會兒射到空中，一會兒射到地上，一會兒又凝定在你的臉上，於是你才會發現他的眼睛裏閃着一種特別的神彩，你會從他這雙神彩弈弈的眼睛裏認識到他的執扭的性格，他的深藏的智慧，積壓的抑鬱，和他的對着你突然爆發的希望和興奮。

我同鎔軒先生的相識已經有十四五年了。每次我回到故鄉來，那怕是匆匆的只留幾天，我也必想辦法找他談談。我自己不懂科學，但我却崇拜科學；尤其在以殺戮爲耕犁，以貪污剝削爲能事的社會裏，我對於一切清白自守，死不移志的科學人才，都發生無限的敬愛和同情。每次我離開故鄉，不管離開了多麼久，多麼遠，只要我的腦海裏偶然飄起來一縷鄉思，我常會想到了鎔軒先生。於是，彷彿又在面對面的聽他談話：他的手勢，身勢，眼神，都清楚的浮現在我的眼前。去年春天，我在成都收到一位朋友的一篇小說稿。這位朋友以鎔軒先生做主人公，表現一個科學者的光輝的人格，孤獨而貧

困的生活。爲要使小說動人起見，他使主人公在貧困中飢餓而死。當時我看完這部小說稿，心中難過了許多天，直到在南京遇着這位朋友，知道鎔軒先生依然健在，我的心才恢復輕鬆。

去年回到故鄉去，我有更多的機會同鎔軒先生見面，還到鄉下去參觀過他的農場，在他的家裏不知第若干次看他的獨軌火車和黃河運環堤的模型。鎔軒先生已經五十三歲了，頭上也有了幾根白髮。但一談起他的獨軌車和水利計劃，他依然熱情奔放，完全像一個天真可愛的年青人，比許多青年人還要年青的年青人。於是我越發明白：真正的英雄是不會老的，世界正因爲有這樣的英雄才永遠青春。

盧銘軒先生正像許多艱苦成名的英雄們一樣，他的成就不是依靠着學校獲得的，而是依靠着個人的努力。他生在河南西南角的鄧縣，離鐵路線最近處至少有五百里以上，在過去沒有公路的時候原是一個十分閉塞的地方。前清末年，縣城裏開始創辦了一個小學。銘軒先生於民國元年從這個全縣唯一的小學裏畢業之後，沒有再讀過別的學校。他的了不起的地方是他肯用腦筋想問題，如醉如癡的研究問題，具有科學上的殉道精神，從來不肯在困難的面前低頭。要瞭解他這些不同於常人之處，讓我們先看他發明獨軌車的經過情形。

遠在民國二十年前，銘軒先生偶然看見一頁破爛的教科書，也許是糊在牆壁上，也

許是糊在門板上，他現在已經記不很清了。這一頁書上有一幅插圖，畫有當時還很時髦的汽球和汽車，還有也許從諸葛亮時代就傳下來而沒有多大改進的手推獨輪車。我們想，那插圖的含義一定是要將最進步和最落後的交通工具作個對照，同時使我們知道西洋人是多麼進步。但鎔軒先生却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問題。他不替國粹辯護，不過他注意到獨輪比四輪可減少不少摩擦力，所以一個人能推動三四百斤。他又想到：獨輪車不穩是因為重心太高，如能將重心放低，將輪軸稍加改造，對今天的落後鄉村一定有不小便利。這是他發明獨軌車的最早動機。我們都記得，瓦特因壺蓋自開而發明蒸汽機，我們當然也能夠明白這一幅被人遺棄的書中插圖對獨軌車的發明人是多麼重要。

後來，看見有人騎腳踏車，鎔軒先生希望他自己趕快學會，好騎着腳踏車到各處遊歷。當初學時候，因為車子容易歪，容易倒，他曾經計劃用兩個沙袋之類的東西墜在兩邊，使車子的重心降低。雖然這計劃沒有實行他就把車子學會，但這計劃却使他把改造獨軌車的動機又溫習一遍。民國十五六年間，他在「東方雜誌」上看見一文，談到西方人怎樣的在研究獨軌火車。據這篇文章說：俄國人是用的離心力使車身在行進時保持平衡，而德國人是用的空氣抵抗力，彷彿飛機一樣的使車廂上帶着翅膀，下有滑輪，進站



或出站緩行時，滑輪放行在高台上，以免傾側。鎔軒先生想：上邊的兩種辦法都必須在行進中保持平衡，那麼原動力一停止，如果不靠車旁邊另外的支持，車不要傾倒麼？於是他又考慮到將重心降低的那個老問題，認為如果車廂在支點以下，不管走，不管停，都可以不歪不倒。

這時候，鎔軒先生在老河口開着個工藝實習所。起初他教人織襪子，後來他自造織襪機器。雖然他用大部精力經營工藝實習所，但獨軌車的問題却一直橫在心上。民國十九或二十年，他開始着手試驗。常常，他一個人躲在樓上，用兩個木餾盒當做車廂，用一根鐵絲代表鐵軌，讓餾盒沿着鐵絲，嘩啦啦跑過這頭，嘩啦啦跑過那頭。假若他是一個小孩子，人們當然會認為他是在玩耍；但他是一個中年人，平常又沒有神經病，真叫人莫名其妙，後來人們才知道他是要發明獨軌火車呀，嚇，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認識他的人都知他有顆聰明的頭腦，能夠想出些新鮮辦法，比如他沒有老師會織襪子，會製造織襪機器，並且為他的學生們寫一本「單件機理」和一本「混合機理」。前一本書是解釋每一個襪機上的零件有什麼功用，後一種實際上是本辭典或索引。然而沒人敢信他發明獨軌車能夠成功。真的，外國人還沒有研究成功，一個中國人怎麼能研究成功？

尤其是他沒留過洋，沒上過大學，連中學也沒上過，怎麼配談到研究？

不管別人信不信，他的初次的獨軌車模型誕生了。這初次的模型是用木頭製造的。有一個木匠在他的指導下，做做改改，改改做做。有時正做時他忽然發現問題，叫木匠立刻停工，等他想好後繼續再做。木匠並不瞭解他，只感到不勝其煩，還以為怨自己手藝不好，不能夠使主人滿意。做着做着，這位木匠逃回家去，再叫也叫不來了。後來只好另換了一位木匠，替他完成了初次模型，他永遠對這位木匠深懷感激。

二十一年的春天，鎔軒先生將模型攝成影片，寄到中央研究院和鐵道部，請求審查。過了一個月零幾天，五月中旬，鐵道部的回批到了。批上說已令平漢鐵路管理委員會就近切實審查，並叫發明人直接和該會接洽。鎔軒先生恐怕以前呈鐵道部的圖樣過於簡略，趕快向平漢鐵路管理委員會補呈詳圖，並加解釋，還說：『倘有不清楚，不妥善之處，請賜垂詢。』他懷着一顆興奮不安的心，天天等待着平漢鐵路的當局來信，正像一個初戀的年青人期待着他的沒有把握的對方的回音一樣。後來，平漢鐵路的信突然來了。鎔軒先生神經緊張的拿着這封信，不知道是吉是凶，不敢當着人把牠拆開。他毫不聲張的走上樓去，然後才匆匆拆開，趕快讀完。我們不曉得鎔軒先生當時有沒有勇氣看

第二遍，但我們知道他看過信沒有說出一個字，走到床頭邊，把箱子打開，把這封信藏到箱子底層，把一團空虛深深的鎖在他自己的心中。幸而在這以前不久，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給了他一封信，說他成功的希望很少，這給他心理上一個準備。不過許多天，許多夜，用心血，用腦汁，用汗水，他辛苦培養起來的希望，正在開花，花開的好像燃燒，一霎時枯萎了，變成了一堆死灰。

平漢鐵路當局的信上駁了他幾條理由，結論是「未便同意。」他默默的忍受着失敗的打擊，繼續從事他每天應做的工作。又過了一個多月，銘軒先生突然又接到一封信，拆開一看，在片刻間他始而茫然，繼而喜歡得幾乎要跳躍狂呼。這不是一封平常的信，也不再是冷水和悶棍，而是平漢鐵路工機兩處會銜函邀他去漢口接洽去的。差不多在這同時，有一位工藝實習所的學生王寅賢君從漢口的報紙上抄寄來一則新聞，是用大字作一個醒目的標題，說老河口工藝實習所的盧銘軒發明了獨軌火車。這一切都不是一個夢，夢不會這麼湊巧，這麼實在。他趕緊找人替他向平漢路機工兩處寫一封回信，不管天氣正炎夏，就在許多家人和朋友們的關懷中，期望中，鼓勵中，叮嚀中，歡送中，匆匆的輕裝上路。

### 三

往漢口的水路和公路都被多如牛毛的土匪遮斷，他不得已繞道漯河。從老河口到漯河有六百多里，雖係平原，却沒有汽車可坐。尤其那時候這條路也並不平穩，有一段路只能坐土車或者徒步，還得隨時提防着遭遇意外。雖然旅途上極其辛苦，但鏞軒先生的心却十分暢快，好像哥倫布快望見美洲大陸。他常常一面走一面幻想，愈想愈得意，眼前出現了一條一條的單軌鐵路：有的蜿蜒在景色如畫的叢山中，有的通過一片片錦繡一樣的南國田園，有的伸展在廣漠的北方平原。當到了漯河時候，不幸他害起病來，住在一個外國人開辦的醫院裏邊。幸而他的幻想給予他不少安慰，使他獲得同病魔戰鬥的無限力量。常常，他靠在白色的病床上，從門口或窗子望出去，望着那照在外面地上的早晨

或黃昏的金色陽光，望着那沒有一點雲彩的碧藍天空，靜靜的出起神來。於是，一條一條的單軌鐵路又浮現在他的眼前。有時聽見嗚嗚的汽笛聲音，他便微微興奮的在心裏喃喃的說：『看吧，將來我的發明一成功，這些蠢笨的火車都要被取消了。』隨即從他的憔悴的面容上流露出一絲驕傲的微笑。

一個月後，暑熱已經退去了，鎔軒先生才從醫院裏走出來，坐上了往漢口的三等火車。在車廂中，沒有人曉得他是發明家，只以爲他是一位謙恭的普通小商人。這時，鎔軒先生還穿着他的惟一的夏布長衫。一早一晚，略帶秋意的風從車窗吹進，不免微微的感到涼意。同車中有人笑着說：『先生，你穿的那件大衫不合時了。』鎔軒先生和藹的回答說：『是的，不合時了。到漢口就得換了。』到了漢口，在大智門車站附近找好住處，鎔軒先生第一件工作就是去刮臉。他找到一個很小的理髮店，替他刮臉的是一個學徒。這傢伙不知怎的，也許是心不在焉，連他的兩個鬢角都刮得溜光，像大花臉的臉孔一樣。鎔軒先生非常生氣，但生氣有什麼辦法呢？理髮店老闆出來陪了幾句好話，又罵了徒弟幾句，鎔軒先生就帶着大花臉的臉孔走了。他去到成衣店裏，買了一件粗洋布藍大衫，把身上的夏布大衫換掉。但因爲他的身材小，那大衫穿起來非常肥大，拖到

脚面，走路時撲撲閃閃，叫人起一種滑稽之感。鎔軒先生管不了這麼多，他就穿着這件肥大的藍布大衫，拿着他的獨軌車模型，走往繁華的交通路，去找平漢鐵路機務處接洽去了。

平漢鐵路機工兩處的辦公室設在鹽業銀行的三層樓上。鎔軒先生對把門的警察說明來意，那警察有些兒吃驚的打量着他，客氣的問：『你就是盧先生？』他好奇地把模型看了看，叫鎔軒先生直接上三層樓去。鎔軒先生用左手抱着模型，右手撩起衣角，快要爬完一層樓梯時，那警察又把他叫轉下來。『盧先生！』他說：『那兒有電梯，你可以乘電梯上去。』他把鎔軒先生帶領到電梯門口，替他把電鈴按一下，霎時間那電梯從上邊落了下來。嘩啦一聲，電梯的鐵門打開了。鎔軒先生抱着模型，趕快的走了進去。驀不防，電梯夫用力的把他猛一推，推出電梯外，嘩啦一聲，關上鐵門，電梯哼一聲又升起了。鎔軒先生吃了一驚，但沒有怎麼生氣。警察的臉色一變，眼瞪着升上去的電梯罵了起來。他罵了一陣，又抱歉的回過頭來，向鎔軒先生說：

『這號貨全是勢利眼，他看你先生穿的衣服……可是他忘掉他的責任，我非要教訓他不可！』

『沒關係，沒關係，』銘軒先生連聲說。『他不讓咱坐電梯沒關係，我走樓梯上去也一樣。』

銘軒先生很感謝這位警察，反而勸警察不要生氣。他抱着模型爬上三樓，到了機工兩處的辦公室。正在辦公的人們一聽說他是發明獨軌火車的，紛紛的離開了各人的辦公桌，圍攏在他的周圍。大家望望地板上的獨軌火車的模型，望望發明家，露出來不同的表情：有的欽敬，有的同情，有的懷疑，有的在研究，有的在暗暗鄙笑。一位高個子的年輕人，長而白淨的臉孔，穿一身漂亮的西服，一雙發亮的皮鞋，頭髮也梳得溜光。他背抄着手，用脚尖把模型踢了幾下，從鼻孔裏發出來輕蔑的笑聲，向他的同事們說：

『嗨嗨，這，這就是新發明呀！』

這種輕蔑的舉動和諷刺的口吻，大大的損傷了銘軒先生的自尊心。在片刻之前，他走進這座大洋樓，面對着許多生人，心中還不免有些兒畏怯，如今忽然間胆壯起來，往前邊大踏一步，用冷然不可侵犯的眼神注視着這位漂亮人物的漂亮臉孔，揮動着有力的手勢，氣憤的說：

『先生，你莫給我踢壞！我這是一點血一點汗研究成的，你莫用踢！』換一口氣，

鎔軒先生又接下去說：『我這不是發明，我是發暈啊！拿我血汗掙的錢，我應當買身西服，買雙皮鞋，吃喝嫖賭，過逍遙自在生活，何苦我來研究這惹你見笑？但是，我這，我沒花你一個錢啊！你吃我的，穿我的……』

不等鎔軒先生的話說完，漂亮的青年搶前一步，挺着胸，搖擺着身子咆哮說：『我怎麼吃你的，喝你的！』

『我對國家繳有糧，納有稅，』鎔軒先生一字一板的說，『你用的公家的錢。你這吃的，穿的，多少有我的！把你研究的比我強的拿出來我看看，算我是來丟人的！』

鎔軒先生所有這些不客氣的話，都不是事前想過的，事後自己也覺得驚異。這些話被他多年來暗暗的鎖在胸中，如今一興奮，一惱怒，這些話就衝開心的鐵門，像炮彈一樣地向一個臨時碰上的對象打去。那位漂亮青年本來也氣勢很壯，經他這一陣炮彈的轟擊，瞪着眼，張着嘴，說不出一句話來。全場的人都緊張的繃着臉孔，非常感動的注視着鎔軒先生的一雙發紅發光的眼睛和輕輕痙攣的嘴唇。過了片刻，旁邊一位留有八字鬚的老先生向衆人揮一揮手，讓大家各歸原位，然後邀鎔軒先生到他的辦公桌邊。這位老先生是機務處的技術科長左德新先生，方方的臉孔，圓大的眼睛，穿一身半舊的長衫，



一雙老式的雙臉兒鞋。他的樣子十分慈祥。但鎔軒先生是這樣的教訓了他的屬下，所以他的慈祥的臉孔上也微微的流露出愠怒。讓鎔軒先生在他的對面坐下後，他用矜持而平靜的聲調說：

『盧先生，你說。』

『我沒啥子說，』鎔軒先生倔強的回答說。

『你這次來漢口的意思……』

『看，在六月間你們給我批個「未便同意」，我當時沒有給你們回覆一個字。誰知七月間，你們突然又給我去封信，是你們機工兩處會銜請我來，我有啥子說！』

左先生喉嚨裏哦了一聲，微微的點了點頭，悶了一會兒沒有做聲。原來在五六月間，他們給鎔軒先生去信認為「未便同意」的同時，給鐵道部也回了一份公文，鐵道部不同意他們的武斷看法，又訓令他們請鎔軒先生來漢口當面研究。他們總以為鐵道部的這次訓令是由於鎔軒先生向鐵道部抗辯或申請的結果，如今左先生才明白這是鐵道部自己的意思。明白之後，他的態度越發的變得謙和，伸出兩個食指比着說：

『盧先生，你知道這兩條軌道到轉彎的時候是一般高不一般高？』